

# 外部社会资本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

王雷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以知识溢出、学习效应为中介变量，研究跨国公司主导下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基于上海浦东 ICT 集群的实证研究显示，外部社会资本的 3 个维度均不直接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是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产生影响。其中，外部结构资本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外部关系资本和外部认知资本通过知识溢出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关键词：**跨国公司；社会资本；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3)03-0444-07

## Relation between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and Cluster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Learning Effect

WANG Lei

(Dong Hua University, Shang Ha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diator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learn effect,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effect of the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to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Shanghai Pudong ICT cluster indicates that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does not straightly affect the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ternal structure capital indirectly affect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learning effect; external cognition capital and external relation capital indirectly affect Clus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Knowledge Spillover.

**Key word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ocial capital; cluster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1 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最早由社会学者用来研究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表现为社会网络资源的资本财产，后来被集群学者引入集群理论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网络结构、信任关系、认知程度等因素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并被认为是集群创新优势的重要源泉。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下，社会资本被认为是集群内部的产物，其形成动力来自群内相似的文化背景、密切的产业关系、共同的技术基础以及邻近的地缘血缘关系<sup>[1]</sup>。由此，学者们主要从本土化视角分析社会资本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如 YLI-RENKO 等<sup>[2]</sup>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集群中新创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影响。PANTELI 等<sup>[3]</sup>探讨了信任和冲突对联盟内部成员知识吸收的影响。RAMASAMY

等<sup>[4]</sup>研究了信任和交流等社会“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朱秀梅等<sup>[5]</sup>实证研究了集群中社会资本对知识溢出的影响。

然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跨国公司在地方集群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跨国公司不仅直接参与了集群创新网络的构建，而且为集群区域与外界的联系架起了一座桥梁，扩大了集群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方集群发展所固有的内在封闭性与保守性，从而成为决定集群创新的关键因素。比如，THOMPSON<sup>[6]</sup>认为，集群中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效应较分散的 MNE 更明显。SALIOLA 等<sup>[7]</sup>认为，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效应是影响地方集群技术能力的重要因素。GUIMARAES 等<sup>[8]</sup>实证研究检验了集群区域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王雷<sup>[9]</sup>研究了集群区域跨国公司技

收稿日期：2012-03-1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10CGJ024)；国家软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10GXS5D202)

术溢出的实现机制及效应评价。

学者们从社会资本和跨国公司视角展开集群创新理论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①缺乏有关跨国公司与社会资本的整合研究。从社会资本视角展开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背景、产业联系、地缘血缘关系等内部因素,忽略了跨国公司所构建的外部联系的重要作用;从跨国公司视角展开的研究则将重点关注集群中跨国公司溢出途径及相应的效应评价,对跨国公司所构建的外部社会资本关注较少。②未能充分考虑学习效应对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影响。尽管 BORENSZTEIN 等<sup>[10]</sup>关注到东道国的学习效应,但他们仅使用人力资本或研发能力等单一指标来衡量则显得过于片面。③从微观视角展开的集群创新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匮乏。

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跨国公司视角出发,分析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拟进行以下工作:①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外部社会资本为自变量,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为中介变量,集群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构建跨国公司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完整刻画外部社会资本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②借鉴社会资本和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基础,对跨国公司构建的外部社会资本进行分类和测量,选择跨国公司最为集中的上海 ICT 产业集群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运用结构方程系统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推演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通常从 3 个维度展开,即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与认知维度<sup>[11]</sup>。NAHAPIET 等<sup>[12]</sup>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 3 个维度,分别用来表示网络成员间的网络联系、信任关系和认知程度。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以跨国公司为纽带所建立的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因此,分别从这 3 个维度验证社会资本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

### 2.1 跨国公司主导下集群知识溢出、学习效应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知识溢出包括显性知识溢出与隐性知识溢出,前者主要通过可编码的标准化知识与技术进行传播转移,后者则是指不可编码的、缄默性

的知识转移。由于集群地区拥有不受市场交易限制的知识连锁,以及便利的基础设施,共同的社会规则,类似的语言和文化等,使集群区域具备更好的知识溢出效应<sup>[13]</sup>。知识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的贡献在已有研究中不断得到证实,比如,VISSER<sup>[14]</sup>关于利马服装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NADVI 等<sup>[15]</sup>对巴基斯坦的医学器械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王雷<sup>[9]</sup>对广东东莞 IT 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这些都证明了集群中知识溢出效应能引导出更好的创新绩效。

学习效应包括学习意愿和学习投入,前者是促进集群中知识溢出和学习的条件,后者直接影响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sup>[16]</sup>。吸收能力作为决定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已得到国内外大量研究的证明<sup>[17]</sup>,因此,吸收能力的提高必然对集群区域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本土企业对员工教育培训等学习投入的增加还将改善本土企业对内部知识的整合能力,对外部知识的同化吸收能力,从而改善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上述分析表明,学习效应不仅有助于改善集群中外资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还将对集群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为此,提出假设:

**假设 1a** 知识溢出对集群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假设 1b** 学习效应对集群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 2.2 外部结构资本对集群中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将外部结构资本划分为外部网络密度和外部网络强度,前者指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等网络节点建立的联系密度,后者指跨国公司与本地集群成员开展合作及交流的深度。从外部网络密度来看,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建立的联系越多,则其技术溢出的范围越广、途径越多,同时也给本地集群成员创造更多学习的机会;从外部网络强度来看,跨国公司嵌入本地集群网络的程度越深,与本地企业在产品开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合作越深入,其溢出效应越强,同时也有助于强化企业的学习意愿,改善和提升其学习能力。比如, NACHUM 等<sup>[18]</sup>以伦敦传媒业为案例的研究表明,进入集群有助于“缄默化”知识的流动和对集群行为的模仿,从而产生更强的溢出效应。PIETROBELLI 等<sup>[19]</sup>认为,供应商越深入参与采购商的活动,生产效率就越高。黄延聪<sup>[20]</sup>的

实证研究表明,本土企业与国际代工客户的互动频率越高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 2a** 外部结构资本对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

**假设 2b** 外部结构资本对集群企业学习效应有正向影响。

**假设 2c** 外部结构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 2.3 外部关系资本对集群中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

外部关系资本是集群中内外资企业之间互相理解的程度,主要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由信任而产生的社会资本是维系组织生存的重要因素<sup>[21]</sup>。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使本地企业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知识,促使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沟通更加开诚布公,增强组织的开放性,加速知识分享和信息交流的透明化<sup>[22]</sup>,促进成员间合作期限和合作程度的提升;更有利于本地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改善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效应,并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 3a** 外部关系资本对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

**假设 3b** 外部关系资本对集群企业学习效应有正向影响。

**假设 3c** 外部关系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 2.4 外部认知资本对集群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

认知资本是指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共同愿景、共同语言及组织相似性,由此来衡量外部认知资本。共同愿景用来描述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和抱负,共同愿景的建立有助于企业间预见资源交换、信息交流的潜在价值,增强彼此合作的意愿,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改善和提高企业的学习效应。

外资企业进入集群区域是为了获得人才、信息、市场等地方化的优势资源<sup>[23]</sup>,一方面外资企业会采取雇佣本地员工、本地采购等方式尽快融入本地经济,从而使内外资企业在语言习惯、企业文化、组织管理等方面趋于相似;另一方面,外资主导下的集群通常会形成以外资企业为核心的生产组织结构,内外资企业之间建立的生产合作关系使内外资企业在产品的研发

设计、质量控制、品牌形象方面具有一致的利益关系,有助于共同愿景的建立,从而强化内外资企业的认知程度,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行为,减少沟通障碍,最终改善集群中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效应,提高集群企业的学习能力,并最终促进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为此,提出假设:

**假设 4a** 外部认知资本对跨国公司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

**假设 4b** 外部认知资本对集群企业学习效应有正向影响。

**假设 4c** 外部认知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概念模型:外部社会资本的 3 个维度不但直接影响集群创新绩效,还通过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间接影响集群创新绩效(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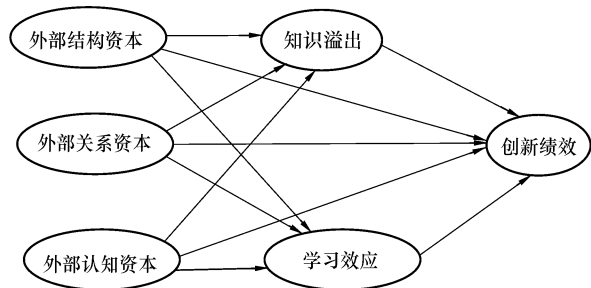


图 1 跨国公司视角下外部社会资本影响集群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

## 3 研究设计:变量测度与样本数据

### 3.1 变量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用于变量测量的相关问题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并根据预调研中的问题反馈及专家意见进行了调整,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 1。变量的题项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进行设计,从“非常认同”到“非常不认同”分别给予 1~5 不同程度的评价。

(1)被解释变量 衡量创新绩效的量表以 YANG<sup>[24]</sup>的研究为基础,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 2 个方面设计题项进行测量。

(2)解释变量 衡量外部结构资本的量表以吴波等<sup>[25]</sup>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外部网络密度和外部网络强度 2 个方面设计题项来测量。衡量外部关系资本的量表以 LANE 等<sup>[26]</sup>的研究为基础,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和理解程度 2 个方面设计题项来测量。衡量外部认知资本的量表以 STAFFORD<sup>[27]</sup>、陶锋等<sup>[28]</sup>从文化背景、企业文化、行事方式 3 个方面设计题

项来测量。

(3) **中介变量** 衡量知识溢出的量表借鉴朱秀梅等<sup>[5]</sup>的研究,从显性知识溢出(专利和技术)和隐性知识溢出(开发及生产技能)2个方面设计题项来度量知识溢出效应。衡量学习效应的量表以 BAKER 等<sup>[29]</sup>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学习意愿和学习投入2个方面设计题项来测量。

### 3.2 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上海浦东 ICT 产业集群为研究样本。本集群是由外资驱动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其“外资主导、本地生产、全球销售”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我国沿海区域通过外资驱动带动本地集群发展,进而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典型特征。

问卷发放通过2种途径实现:①由上海张江高科管委会通过邮寄和面访的方式直接将问卷发放给集群内企业高层管理人员;②在东华大学 MBA 和 EMBA 学员中选择符合要求的企业,通过面访、邮寄或网络的方式将问卷发放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共发放问卷 300 份,实

际回收问卷 165 份,问卷回收率 55%,剔除填答不全等无效问卷 23 份,实际有效问卷 142 份。受访公司成立时间和企业规模大致呈正态分布。样本企业中民营和国企占 45%,外商独资企业占 15%,合资企业占 40%。从内外资企业2个角度收集问卷,避免了问卷来源单一所导致的片面性,使问卷获得的信息更为客观。受访者中,80%以上为中高层管理人员,88%的服务年限在3年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本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 3.3 效度和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问卷项目主要来自已有文献的成熟题项,在最终确认问卷之前,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预试并修正问卷的部分提法、内容,因此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另外,检验了测量模型的建构效度(见表1)。所有题项在其相关构念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累计方差解释量大于60%,都说明该度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本研究各因素及各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都大于0.7(见表1),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1 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 Cronbach's  $\alpha$  系数

变量	题项	因子荷载	方差解释量/%	Cronbach's $\alpha$	AVE	CR
外部结构资本	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建立广泛的联系	0.769	15.98	0.866	0.59	0.88
	外资企业与本地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广泛联系	0.766				
	外资企业经常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	0.782				
	内外资企业共同解决产品问题	0.780				
	内外资企业致力于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0.737				
外部关系资本	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0.733	9.55	0.808	0.62	0.83
	外企充分相信本地企业的生产技术能力	0.832				
	内外资企业之间能够较好地理解对方	0.805				
外部认知资本	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	0.803	9.60	0.778	0.62	0.83
	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企业文化	0.784				
	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行事方式	0.766				
知识溢出	本土企业通过外企掌握更多管理知识	0.792	10.94	0.818	0.60	0.86
	本土企业通过外企掌握更多新产品开发知识	0.764				
	本土企业通过外企掌握新技术	0.827				
	本土企业通过外企获得新专利	0.710				
学习效应	本土企业管理层十分重视企业的学习能力	0.832	10.31	0.753	0.56	0.83
	本土企业将学习视为投资,而非成本	0.756				
	本土企业十分重视员工教育培训方面的投入	0.695				
	本土企业十分重视研发方面的投入	0.690				
创新绩效	销售收入有明显提升	0.659	9.82	0.735	0.51	0.81
	利润率有明显提升	0.752				
	产品市场份额有明显提升	0.745				
	产品创新赢得比对手更好的市场反映	0.695				

### 3.4 整体模型的检验

(1)基本的适配度 由表 1 可见,各个潜在因素的衡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均达显著水平,且处于 0.5~0.9 的可信区间,表明理论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

(2)内在结构适配度 由表 1 可见,潜在题项的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7,萃取变异量 AVE 均大于 0.5,表明整体理论模型有较好的内在结构适配度。

(3)整体模型适配度 通过 AMOS 软件,可得:① $\chi^2 = 338.861, df = 219, \chi^2/df = 1.547 < 3, GFI = 0.828, RMR = 0.083, RMSEA = 0.062$ ,说明模型绝对拟合效果较好。② $IFI = 0.906, NFI = 0.774, CFI = 0.904$ ,可见只有 NFI 略低于 0.9 的水平,表明模型增量拟合效果可以接受。③ $PNFI = 0.670, PCFI = 0.782$ ,说明模型精简拟合指数可以接受。

## 4 研究结果

### 4.1 变量间结构方程检验结果

模型的验证结果见表 2。假设 1a、假设 1b、假设 2a、假设 2b、假设 3a、假设 4a 都获得了验证。

表 2 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路径	路径系数	P 值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知识溢出→创新绩效	0.389**	0.001	1a	成立
学习效应→创新绩效	0.187*	0.054	1b	成立
外部结构资本→知识溢出	0.193**	0.005	2a	成立
外部结构资本→学习效应	0.370**	0.001	2b	成立
外部结构资本→创新绩效	-0.037	0.554	2c	不成立
外部关系资本→知识溢出	0.241**	0.008	3a	成立
外部关系资本→学习效应	0.117	0.131	3b	不成立
外部关系资本→创新绩效	-0.067	0.295	3c	不成立
外部认知资本→知识溢出	0.175**	0.045	4a	成立
外部认知资本→学习效应	-0.056	0.472	4b	不成立
外部认知资本→创新绩效	-0.018	0.768	4c	不成立

注:\*\*\*、\*\*、\* 分别表示  $p < 0.01, p < 0.05, p < 0.1$ ,下同。

### 4.2 变量间的影响效果分析

变量间的影响效果分析包括直接影响效果、间接影响效果及总影响效果 3 个方面,见图 2。根据各个因素间的关系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值进行计算,得到表 3。例如,外部结构资本对创新绩效产生的总影响为  $0.193 \times 0.389 + 0.370 \times 0.187 = 0.144$ 。研究发现,虽然外部结构资本对创新绩效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通过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外部关系资本和外部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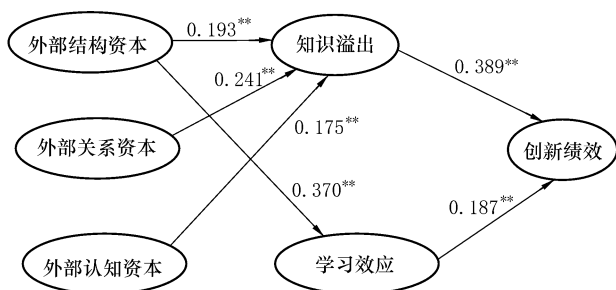


图 2 修正后整体理论模型及参数关系

资本虽然未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但通过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总的影响值分别为 0.094 和 0.068,可见,虽然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表 3 各变量对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总影响
		知识溢出	学习效应	
外部结构资本		0.193**	0.370**	0.144
外部关系资本		0.241**		0.094
外部认知资本		0.175**		0.068
知识溢出	0.389**			0.389**
学习效应	0.187*			0.187*

## 5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以知识溢出、学习效应为中介变量,研究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文献研究和个案访谈构建理论模型,以上海浦东 ICT 产业集群为实证对象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外部关系资本、外部结构资本、外部认知资本均不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而是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影响集群创新绩效。其中,外部结构资本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 2 个途径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外部关系资本和外部认知资本通过知识溢出这个途径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1)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知识溢出对集群创新的影响系数远大于学习效应 表明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被动接受外资溢出效应实现,而非通过主动学习获得。由此,要改善集群企业创新绩效,不仅要积极利用外资溢出效应来弥补多数集群企业创新资源相对匮乏的先天缺陷,更应该重视学习能力的提升,通过组织学习团队,制订学习计

划、疏通学习渠道等措施不断增强和提高集群企业的学习能力,使集群企业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学习者。

(2)外部结构资本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表明外部结构资本不仅有助于外资溢出效应的提升,而且有助于集群企业学习效应的改善。其原因在于,外部结构资本的强化不仅会给集群企业带来更多学习与模仿的机会,还会在集群成员间产生强大的竞争激励效应,迫使本地供应商不断改善和提高其学习能力。比如,在台商主导的苏州笔记本电脑集群和美资主导的上海微电子集群中,集群企业为了进入外资控制的供应商体系,纷纷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并加大员工培训的力度,有力提升了本地企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由此,完善金融、物流、中介等服务机构,增强集群网络节点与跨国公司的联系,促进外部结构资本的培育与发展,不仅有助于强化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也有助于提升本地企业的学习能力,从而成为提升集群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

(3)外部关系资本通过知识溢出间接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即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联系越广泛、信任关系越深入,其溢出效应也越强。表明集群中信誉机制的建立是决定外资企业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并间接影响集群创新绩效。为此,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强化知识分享和信息交流的透明化;推动内外资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和信任机制;促进内外资企业的流通交流,消除其合作的障碍。

(4)外部认知资本通过知识溢出间接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表明外资企业与集群企业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越小,越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与合作,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为此,推动集群企业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技术、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缩小集群企业与跨国公司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工作方式方面的差距,也有助于强化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最终改善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以下3点:①建立了外部社会资本影响集群创新的理论模型,清晰地揭示了外部社会资本影响集群创新的作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于深入集群创新及升级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②在借鉴社会资

本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对外部社会资本进行分类和测量,分析及检验了外部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集群环境下的知识溢出、学习效应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丰富了集群理论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提出更具理论价值和应用性的研究成果。③解释并证明了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在外部社会资本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间所产生的不同的中介作用,对集群企业改善和提升学习能力,更好地整合利用外部资源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全球化背景下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受到跨国公司战略、集群环境、集群企业创新能力以及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本研究只是从跨国公司视角出发,构建社会资本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模型,并未考虑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综合影响,因此,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②所选研究样本仅为上海地区,如果能以不同区域集群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将可以更好地揭示跨国公司所构建的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研究的不足,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 参 考 文 献

- [1] RABELLOTTI R. Recovery of a Mexican Cluster: Devaluation Bonanza or Collective Efficiency? [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9): 1 571~1 585
- [2] YLI-RENKO H, AUTIO E, SAPIENZA H J.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based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587~613
- [3] PANTELI N, SOCKALINGAM S. Trust and Conflict within Virtual Inter-organization Alliances: A Framework for Facilitating Knowledge Sharing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2005, 39(4): 599~617
- [4] RAMASAMY B, GOH K W, YEUNG M C H. Is Guanxi (Relationship) a Bridge to Knowledge Transfer?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6, 59(1): 130~139
- [5] 朱秀梅, 蔡莉. 基于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对知识溢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4): 117~122
- [6] THOMPSON E. Cluster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hanced Technology Transfer: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Garment Firms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5): 873~889

- [7] SALIOLA F, ZANFEI A. Multinational Firm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2): 369~381
- [8] GUIMARAES P, FIGUEIREDO O, WOODWARD 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 47(1): 115~135
- [9] 王雷. FDI 驱动型集群演化机制及其锁定效应 [J]. *改革*, 2008(3): 47~52
- [10] BORENSZTEIN E, GREGORIO J 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8): 115~135
- [11] 福山 F.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M]. 董武,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 [12]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266
- [13] KESIDOU E. Do Local Knowledge Spillovers Matter for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Uruguay's Software Cluster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10): 2004~2028
- [14] VISSER E J. A Comparison of Clustered and Dispersed Firms in the Small-scale Clothing Industry of Lima [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9): 1553~1570
- [15] NADVI K, HALDER G. Local Clust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xploring Dynamic Linkages between Germany and Pakistan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5, 17(5): 339~363
- [16] CALOGHIROU Y, KASTELLI L, TSAKANIKAS A. Inter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s: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for Innovative Performance? [J]. *Technovation*, 2004, 24(1): 29~39
- [17] SAMPSON R C. R&D Alliance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and Alliance Organization on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2): 364~386
- [18] NACHUM L, KEEBLE D. MNE Linkages and Localized Clusters: Foreign and Indigenous Firms in the Media Cluster of Central Lond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3, 38(9): 171~192
- [19] PIETROBELLI C, SALIOLA F. Power Relationships along the Value Chain: Multinational Firms, Global Buyers, and Local Suppliers' Performanc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Advance Access*, 2008, 16(3): 1~16
- [20] 黄延聪. 跨国代工联盟中产品开发知识取得与能力发展 [D]. 台北: 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 2002
- [21] 张其仔. 社会资本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22] ENTRY J K. Exit and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a Cluster in the Info-communications Industry [J]. *Research Policy*, 2004, 33(10): 1687~1706
- [23] WATHNE K, ROOS J, KROUGH G V. Towards a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a Cooperative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M]. London: Sage, 1996
- [24] YANG J. Knowledge Intergration and Innovation Secturing New Product Advantage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5, 16(1): 121~135
- [25] 吴波, 李生校. 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的功能升级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8): 59~63
- [26] LANE P J, SALK J E, LYLES M A. Absorptive Capacity,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12): 1139~1161
- [27] STAFFORD E R. Using Co-operative Strategies to Make Alliances Work [J]. *Long Range Planning*, 1994, 27(3): 64~74
- [28] 陶锋, 李诗田. 全球价值链代工过程中的产品开发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基于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8(1): 115~122
- [29] BAKER W E, SINKULA J M.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9, 27(4): 411~427

(编辑 丘斯迈)

作者简介: 王雷(1974~), 男, 河南内黄人。东华大学(上海市 200051)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E-mail: wanglei7296@126.com